

鬼話連篇

(本文插圖刊第5、52頁)

「宋氏朝代」書中有關戴笠記載的謊言

·黃天邁 (前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保密局辦公室主任)

像一個喝醉的水手

最近我在紐約遇到一位老朋友，他僑居美國多年，心懷故國，日常閱覽有關中國問題的書刊。一次在談話中，他問我：「爲什麼有人說戴笠是中國的希特勒——納粹的殘暴秘密警察頭子？」我問他何以有此一問。他說：「我看過席格雷夫 (Sterling Seagrave) 所著『宋氏朝代』 (The Soong Dynasty) 一書，揭露政治秘辛，閒話要人軼事，皆聞所未聞，我疑信參半。別的暫且不提，作者說戴笠陰險殘暴，詭詐不仁。你在『中外雜誌』發表的文章，說戴笠義氣仁風，光明磊落，與席格雷夫說法正好相反。所以請你解釋疑團。」我說：「席格雷夫一派胡言，不足採信。他的謊話及惡毒動機，很容易揭穿。中國共產黨是國家內在敵人，戴笠是反共先鋒，當然招共產黨仇恨。席格雷夫媚共，所以攻訐戴笠。」

我用了不少時間，費了不少唇舌，爲那位朋友解說。同時我想，讀過「宋氏朝代」的中外人士恐不在少數，其中也有愛國僑胞，會有同樣的疑團。故爲此文，以作補充，兼釋羣疑。

「宋氏朝代」於三年前在美國及加拿大同時出版，內容炫怪譁衆，曾經轟動一時，對中國懵懵無知的讀者，見其光怪離奇，當作小說讀。熟習中國事務的讀者，認其形容過火，將信將疑。史學教授黎東方博士立即反應，發表「像一個喝醉的水手」一文，對此書痛予駁斥。文中一段說：

「藉著重複毫無根據的謊言，直到令人作嘔的程度，作者虛構形形色色有關政府與人民間的荒誕假故事，以圖達到他唯一的目的——以販賣謠言來幫助中國共產黨政權毀滅中華民國。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卅六年暴虐統治，包括用故意製造的大饑荒和東方的『上帝之鞭』——毛澤東所領導的非人方法，消滅七千萬人民，他們自身已無達到這個目的的希望。集中營、監禁、酷刑和下放，到現在仍然存在於中國大陸。作者像一個喝醉的水手，把他的想像操縱到狂想的巔峰，或者說墜到黑暗的谷底，來捏造最惡劣的黃色報紙的故事

。」(引用世界日報譯文)
席格雷夫在書中幾次引用龔瑟 (John Gunther) 所著「亞洲內幕」(Inside Asia) 文字。龔瑟也有不少報導失真之處，但他觀察銳敏，不失爲一個勤於採訪的記者，不像席格雷夫閉門造車，隱藏着特殊背景與動機，譜出瘋人的狂想曲。

扭曲歷史欺騙讀者

「宋氏朝代」書中一些假故事，繪影繪聲，使讀者眩惑迷惘，如希臘神話及天方夜譚。潘朵娜的災禍之盒與阿拉丁的如意神燈，都是迷人的故事，幾千年傳說下來，供人談說及作文學欣賞。人們明知不是真實，無人斥爲虛幻。但如用希臘神話或天方夜譚的構想，描寫現代人物，指名道姓，虛構誣毀，則非人們所能接受。席格雷夫扭曲事實，竟圖竄改中國現代史。與日本人否認侵華及掩飾戰時暴行的手法同樣拙笨，雖披上花言巧語的外衣，仍露出狐狸尾巴。

席格雷夫撿拾謠言，蒐集中國共產黨、美國政府及新聞界親共份子，與日本浪人含有毒藥的資料，採取下流酒吧的酒話流言，寫出現代的

天方夜譚，甘做共產黨統戰工具，可悲亦復可恥。他居然誹謗中美抗日兩大領袖：蔣委員長及羅斯福總統，向正史挑戰。黎東方說他「不惜自絕於天理人情，以中國革命歷史性中的贗品欺騙讀者，應予強烈指摘。」又說：「席格雷夫把中國近代史極重要部份加以扭曲詆毀，自甘墮落為最荒謬誣職中國歷史的人。」

寫那本撒謊的書，大約用了廿多萬字。如將書中謊言一一揭穿，少說也要折半字數，可以出一本書。我手頭缺乏有關資料，又不能天天跑圖書館，未便作此嘗試。只有留待治近代史的學者們去大張撻伐。不過話又說回來，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羅斯福總統援華，正大光明，有鐵的事實，無人可以抹煞。正史記載不會被野狐禪歪曲，又何必急於駁斥？

誣職戴笠顯倒是非

戴笠做的是秘密工作，真相不為人知。近年來有關軍統局及戴笠事蹟的報導陸續公開發表。席格雷夫必然排斥此種資料，強不知以為知，捏造故事，肆意誹謗。謊言滲入接近真實邊緣的假故事是世上最惡毒的謊言。讀者以其接近真實，誤假為真，習非成是。我於抗戰期間，供職軍統局，參預密勿，事經親歷，非道聽途說可比。眼見邪說橫行，不得不出面予以澄清。

席格雷夫書中有一段謊騙奇聞：

鬼 話 連 篇

「蔣介石模仿希特勒的褐衣黨與莫索里尼的黑衫黨成立『藍衣社』。中國的希特勒——戴笠創立秘密警察，為廿年中最可怕的人物。他是蔣

介石同鄉，生於一八九五年。少時由『大耳杜』(按指杜月笙)資助上學。一九二六年由青幫徵召，保送黃埔軍校。北伐期間，戴笠是蔣介石與青幫流氓之間的聯絡人。北伐軍每進攻一地區，共產黨率先喚起農民攻擊敵軍，戴笠則鼓動青幫流氓在後面打共產黨。南京政權成立後，戴笠負責對日本反間工作，殺共產黨，造成白色恐怖。藍衣社內多職業殺手，不效忠黨或軍，而效忠戴笠及『大耳杜。』」

真是鬼話連篇！

自由世界最厭惡納粹與法西斯，席格雷夫故意說「藍衣社」是納粹與法西斯在中國的翻版。其實「藍衣社」是日本人影射力行社的稱謂。力行社是國民黨內幹部核心組織，以奉行三民主義，安內攘外，復興中華民族為圭臬，非政府機關。後經改組，力行社精神及使命分別注入黨政機構。

戴笠主持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列入政府正式編制，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崇高任務。因對日抗戰，要對付外來及內在敵人，情報、謀略、行動都是國家最高機密。敵人視戴笠為勁敵，千方百計予以誣職攻訐。共產黨叛國活動受挫，偽裝被迫害者，騙取無知及別有用心的所謂民主人士的同情，國際冒險家為之搖旗吶喊。為實行心戰，將戴笠所主持之抗敵保防工作，扣上「秘密警察」及「特務」的帽子。席格雷夫說戴笠負責反間工作，這有什麼不對？孫子兵法說：「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反間包括在用間

內)要有聖智仁義的胸襟與擔當，加以微妙運用，是多麼艱鉅偉大的工作。

任何民主國家都有情治機構。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及聯邦調查局，何嘗不是秘密作業？他們不僅內除奸宄，甚至工作推行國外，干涉內政，操縱政局，黜陟好惡，此類事例，有的彰明較著，有的極端保密，不為人知。那麼美國豈不是可稱為國際秘密警察大國？

席格雷夫硬說戴笠由杜月笙資助上學及徵召入伍，誣幫會人士為流氓，將流氓與北伐軍扯在一起，造謠也造得太離譜。年代不符，史籍及私人傳記有翔實記載，可以覆按。杜月笙同情革命，擁護中央政府，反共，自然成為戴笠好友，與幫會無關。又說戴笠部下多職業殺手，含血噴人，侮辱了軍統局全體工作同志。這顯然是效法共產黨的宣傳伎倆及口吻。中國共產黨混入革命陣營，陰謀分化、顛覆、奪權、鬥爭、屠殺，只有赤色恐怖，何來白色恐怖？在北伐過程中，共產黨煽動農民，鬥爭地主，到處暴動。為革命軍先鋒而戰死沙場的，有幾個是共產黨？

戴笠負國家託付重責，抗敵除奸，憂讒畏譏，中流砥柱。淡名利、輕生死、辨忠奸；大智、大仁、大勇，可當之無愧。曾為毛澤東老師的章士釗於戴笠殉職後送一付晚聯，說出良心話。聯文為：「功在國家，利在國家，平生讀聖賢書，此外不求成就。謗滿天下，譽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將來自有是非。」因「行春秋事」而「亂臣賊子懼。」席格雷夫替亂臣賊子說話，自然對「行春秋事」者加以誹謗了。

詆毀中美所及其成就

「宋氏朝代」書中又說：「美國透過梅樂斯予戴笠援助。梅樂斯自作主張，一切聽命於戴笠。梅樂斯為戴笠做的多，而為抗日做的少。戴笠對美國則毫無貢獻。」又是大錯特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是經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批准，授權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及美海軍部長諾克斯（Frank Knox）簽訂協定而成立。戴笠等為主任，梅樂斯（Milton E. Miles）為副主任，負責實際責任。雙方推心置腹，合作無間。既無排外爭先，亦無喧賓奪主。中美所迭建奇功，都有確實記錄。梅樂斯在他所著「另一種戰爭」（A Different Kind of War）書中說：「入侵中國大陸的日軍部隊，至少有七萬二千人被中美所所屬武力所殲滅。至於敵後破壞工作，切斷日軍軍需供應，阻撓日軍作戰等行動，更是經常不斷的事。」

美海軍部戰後公佈中美所業績說：

「中美所協助美太平洋艦隊攻擊敵海軍所佔領的島嶼，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在戴笠局長與梅樂斯少將精誠合作下，自成立至今日，完全以促進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為目標，努力打擊敵人。就其密切合作程度而言，中美所實為此大盟軍作戰各嚴密組織中不受語言障礙而始終融洽無間的唯一機構。」

中美所參謀長貝樂利（Irvin F. Beyerley）

於勝利後在上海公佈中美所戰果：「擊斃敵人二六、七九〇人，傷二六、四二〇人，破壞橋樑一八三座，舢板一五八隻，飛機一架，車頭車廂四二五節，庫房二七一節，鐵路三〇三段，機動車二六五輛，營救盟軍飛行員一三〇人。」此外戰果非數字所能盡述。如沿海佈雷，供給氣象情報，使美艦隊在太平洋順利完成任務。美軍登陸菲律賓賓時刻，軍統局馬尼拉潛伏電臺仍發出氣象情報，美軍大感驚奇。

梅樂斯說：「中美所華方動用人力七萬多人，美方不到兩千。華方人員死傷一萬人，美方不過十人。」怎麼可以說是「做的少」、「毫無貢獻」？

鄧諾文陰謀奪權

美國戰略局局長鄧諾文（William J. Donovan）也是中美所合作協定簽字人之一，他千方百計想破壞中美所。他以帝國主義者姿態，視中國為殖民地，與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及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一鼻孔出氣，企圖以美陸軍將領指揮中國國軍作戰部隊，嫉妒美海軍與戴笠密切合作，欲將中美所工作成果據為己有。柯克上將（Charles M. Cooke）致金氏上將（Ernest J. King）一件備忘錄，詳述陸軍破壞中美所及反對戴笠經過，其要點如左：

「反對戴笠的人就是反對中國中央政府的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外國集團。他們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好從中剝削

，榨取漁利。史迪威、魏德邁及戰略局對美國國務院及新聞界有很大影響力，時時刻刻在打擊戴笠及中國政府，破壞中美所。魏德邁回國述職時，主張調回梅樂斯，中國戰場情報工作由陸海軍聯合主持，不與戴笠合作。他們說戴笠是土匪頭子，地下活動，無惡不做，殘忍野蠻。種種指摘皆與事實不符。中美所配合美海軍在太平洋作戰，成果輝煌。戴笠主持之秘密工作，全力抗日，消弭鎮壓國內暴亂集團，保衛國家及中央政府，有何不當？」

鄧諾文企圖將中美所所屬之游擊隊指揮權奪取，他專程去重慶與戴笠會商，爭論很久，戴笠絕不讓步，正如蔣委員長對史迪威也絕不讓步。史迪威因美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之建議，被調回國，鄧諾文亦知難而退。席格雷夫憑其幻想，捏造四十年前戴笠與鄧諾文對話如下：

鄧：「你們如阻撓戰略局工作人員在中國做情報工作，我們就單獨行動。」

戴：「你們如果在中美所工作範圍外行動，我們就殺死你們的工作人員！」

鄧：「你們殺死我們一個工作人員，我們就殺死你們一個將官！」

戴：「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說話！」

鄧：「我就是要對你這樣說話！」

這段描寫够生動，就像席格雷夫當時在場似的。鄧諾文在重慶與戴笠數度談話，我都在場。

當時氣氛不愉快是有的，尚未到怒目相向惡語相加的程度。戴笠對外國友人保持風度，不會出口傷人。鄧諾文也不會撕破紳士假面具而顯出流氓原形。鄧諾文回國後說說氣話，容或有之。難得四十年後還有人為他編造一段「精彩」的對話！

美陸軍因奪指揮權不成，老羞成怒，攻訐戴笠，不遺餘力。梅樂斯極為憤慨，他說：「我堅定地指出，美國在中國再沒有比戴笠更好的朋友。」又說：「很多中美明達之士都責備美陸軍仇視戴笠。他們認為如美國予戴笠更多援助，則會改變遠東歷史。戴笠不死，中國大陸不會丟。」

勝利後梅樂斯去見海軍上將李希 (William D. Leahy)。談話結束辭出時，梅樂斯問：「我還可以為你做什麼事？」李希說：「去把那些出賣中國的人丟到河裏！」

想入非非信口雌黃

「宋氏朝代」書中還編造了許多小故事。說張學良染上毒癮是戴笠的傑作！張學良打嗎啡針早在北伐以前，那時候戴笠還未進軍校。年代都搞不清，竟信口雌黃。席格雷夫說使張學良染上毒癮，可以喪失自由意志，易於駕馭。戴笠是專家，故被交付這個特殊任務。這又是天方夜譚。

席格雷夫又說：「戴笠以孤兒院作條件，吸收情報員。中國政府設立不少孤兒院，戴笠也有自己的孤兒院。」照此說法，情報員投效，準定要死，死後子女才可以進孤兒院。軍統局照顧工作人員眷屬，無微不至，從未聞以孤兒院號召，吸收情報員。工作人員有視死如歸的精神，但不

一定必死，也不會因為讓子女進孤兒院而去死。席格雷夫的推理真是荒謬絕倫。

關於戴笠的死，席格雷夫也不放鬆造謠。硬說飛機上有預置炸彈，故神秘失踪。他幸災樂禍，臆測戴笠仇人多，予以謀害；顯示軍統局偵防不力，有諷刺意味。其實飛機並未在空中爆炸，也未失踪。失事地方農民目擊飛機穿雲下降時碰到一顆大樹，遺落一螺旋槳，連續擦過三個山坡，又碰掉一螺旋槳。最後由山脚衝上山腰，發生巨響，起火焚燒。屍體雖被燒焦，肢體仍完整。如果空中爆炸，則一切粉碎，屍骨無存。駕駛員在穿雲下降時，仍與地面電訊聯絡，以後即無消息。所以那次空難是穿雲下降，視線不明，地形不熟所致，毫無疑問。

我要重複地說：席格雷夫替共產黨說話。整本書裏，赤色幽靈忽隱忽現。作者戴着有色眼鏡，挑選合他口味的資料。資料來自可疑的各方面，他承認有些來自「官方」，如聯邦調查局。如果所說不假，我不禁要問：「官方」為什麼供給私人資料給他著書賺錢？誰敢擔保「官方」無共

產黨滲透？資料不是赤色「情報員」所供給？單就美國人來說，作者責怪羅斯福，譏諷魯斯夫婦，罵赫爾利、陳納德與梅樂斯，逢迎共產黨的好惡，這不會是巧合。至於中國人方面，除共產黨外，都被作者誣謗謾罵。三姊妹中，獨捧宋慶齡，因她是赤色政權的「名譽主席」。稱中國中央政府為「蔣政權」，清黨為「白色恐怖」，中共為「人民共和國」。又將「中國之命運」名著比作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處處令人嗅到共產黨的臭味。餘如說陳果夫徵募了七千青幫青年送往黃埔軍校入伍，湯恩伯原是杜月笙的保鏢，顧維鈞有二十六個姨太太等等，集謠言之大成，滿紙荒唐，不需盡述。

最後我再引用黎東方大作的一段，作為結論：「假如席格雷夫的胡說亂扯，只是為了個人動機，而不惜詆毀已離塵寰無法起來駁斥他的聾聞謊言的人，我倒也無話可說。早晚那些遭席格雷夫中傷的人之公開記錄，終會得到認真的作家們的研究判斷，席格雷夫並不是作最後判決的人！」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現已出書，定價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